

对土豆最早的记忆,是在姥姥家的饭桌上。不知道是故乡的土壤不适合土豆的生长,还是品种的问题,抑或是姥姥把大的品相好的土豆挑了出去,为的是卖个好价钱,反正姥姥家饭桌上的土豆又小又青。姥姥家人总是围着一盆小如鸡蛋的土豆吃得津津有味,虽然我对吃食很挑剔,但我从不拒绝土豆。

真正意识到土豆也有不同的口感,还是从故乡迁徙到东北的小镇以后。

刚到小镇上,母亲带着我们住在只有一间半的土屋里。土屋的一面墙借助了高大的酱菜厂的房山墙,这样看来,低矮的土屋就像一个饿得有气无力的乞儿。土屋冬天湿冷,夏天潮热,但最令我们煎熬的是口粮的短缺。全家的供应口粮只够吃半个月的,所以,母亲总是精打细算地做每一顿饭。母亲最常做的就是菜团子,所谓的菜团子就是把剁碎的白菜或酸菜捏成一个圆团团,在仅有一层的玉米面盆里骨碌,骨碌一层黄色的面粉之后,放在锅里蒸……饥不择食,只要能入口的东西,我们就往嘴里填。夏天青菜便宜,一毛钱能买一小簋茄子,我们家就经常吃茄子,大概母亲怕我们顿顿吃酱或盐拌茄子没滋味,有时候就点几滴生豆油拌茄子。为此,我因为生豆油的味道呕吐过无数次。除了茄子还有豆腐,豆腐一毛钱一块,有时候也用黄豆换……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吃得无比香甜,可我只吃一两顿就够了。

20世纪70年代,老百姓的饭桌上贫瘠得如同盐碱地。而我就是盐碱地上一棵羸弱的草,在风中左摇右摆。北方的冬天漫长,那时候北方的冬天也不装假,该冷的时候绝对冷得彻底。入冬之前,母亲带着我和大弟把过冬的白菜土豆萝卜都买回来。可能是白菜价格贵,母亲总是买够腌一缸酸菜的白菜就不再多买,却使劲地买大头菜和土豆。因为土豆能顶粮食,无论贵贱都得买。所谓的大头菜是小镇上人的叫法,故乡的人都称它为“疙瘩白”,现在人们都叫它“卷心菜”。别人家过冬的菜都储存在窖里,我们家借住的房子里没有菜窖,买回的土豆都放在箱子或者八仙桌上。箱子放不下,就把余下的土豆和大头菜堆到屋角。狭小的空间被土豆和大头

菜占去一大半,我们玩耍时就只能局限在炕上了。但母亲一点都不用为堆放在屋角的土豆和大头菜发愁,因为不等到腊月,我们家的土豆就见底了。

那时候,豆油都是按人头定量供应,母亲舍不得吃豆油,总是等着休探亲假的父亲回来,才拿上瓶子或铁桶到粮店打回豆油。所以,我们家炖的大头菜土豆总是清汤寡水的,再加上顿顿都吃高粱米或者小米饭,吃了几顿,我胃口就不舒服。小镇上的人家都是捞小米饭,母亲也学。高粱米饭硬,小米饭也一粒是一粒的,于是,我宁可饿着也不吃饭。每顿饭,只捡土豆块吃,或者喝些米汤。

父亲回来了,我们家也有了过年的气氛。父亲带着大弟去买鞭炮,也给我和两个妹妹买色彩鲜艳的头绺子,给小弟买饼干之类的吃食。当然,我们家也会烩肉炸丸子,积攒了一年的豆油都派上了用场。我常常对母亲说肚子疼,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还长着胃,母亲可能也不会关注到我的胃,我只要一说肚子疼,她就让我到热炕上烙烙。父母夜半私语,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,若是能让君吃上细粮,她肚子就不会疼了。

我猫在被窝里哭了,我想母亲还是心疼我的。

父亲也对小镇上的土豆情有独钟,他对母亲说,还是小镇上的土豆好吃,老家的土豆吃了烧心……我不知道烧心是怎么回事,但我经常吐酸水。父亲让我忍着,他说我把营养都吐出去了。父母常常感叹,说我们都是“露底”的肚子,因为我们家无论买几麻袋土豆,都不能吃到来年开春。所以,青黄不接的春天,我们就只能抱着饭碗吃咸菜了。

没了土豆,我更是恹恹得无精打采。

那年春天,母亲做手术,邻居的小媳妇来看望母亲。

亲亲的土豆

□薛喜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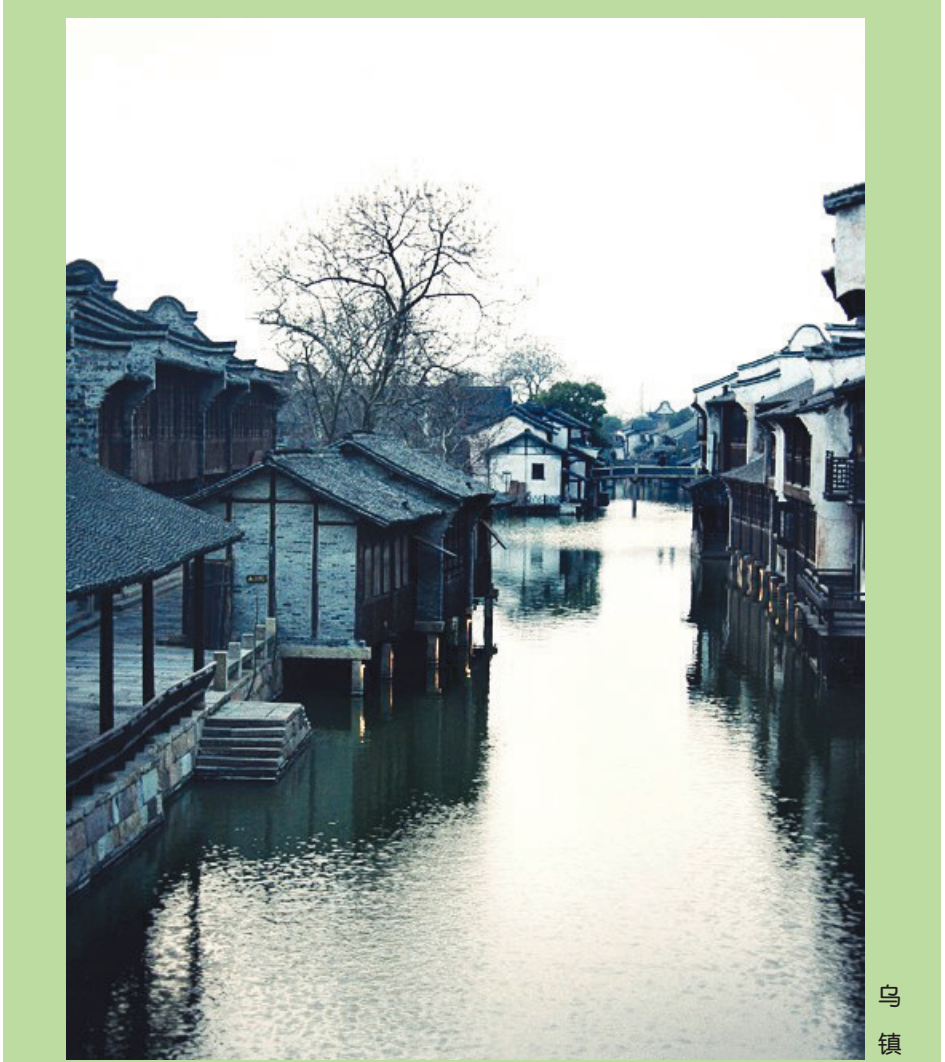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小媳妇的丈夫姓卞,私下里,我们都随母亲叫她老卞小媳妇,当面,我们就叫她卞婶儿。她的儿子叫卞诚,淘得没边没沿。我曾亲眼目睹,卞诚嘻嘻笑着把钢笔水挤到水缸里——我们喜欢卞婶儿,却不喜欢卞诚。可卞婶儿怎么能把才4岁多的卞诚扔在家里呢。卞婶儿性格开朗,她一进我们家就张罗着要为母亲做饭,母亲为难地说,家里只有几把挂面,卞婶儿说,“没事儿,有土豆就行。”母亲一脸的湿然,说土豆早就吃完了。卞婶儿的眼光在屋里梭巡了一圈,她让我钻到箱子下面去找找看。果然,我在箱子下面尽里头的旮旯,找到两个抽巴干瘪的小土豆。卞婶儿高兴得手舞足蹈,削去了皮的土豆,虽然绵软,但仍有水气。卞婶把土豆切成小手指肚大小的丁,下锅翻炒八分熟后,加酱油和面粉勾芡……

土豆丁的打卤面,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挂面条。

我胃口一直不好,也经常会绞痛,早些年,无论胃怎么疼也不吃药。凭经验,吃上几顿土豆就会缓解。难道土豆能治胃病?一直不明就里,就在医书上查,终于找到了佐证。医书上说土豆具有健脾和胃的功能,土豆中的膳食纤维还是维护人体胃肠健康的“多面手”。土豆的确是个不起眼的东西,可在我,它却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食物。无论生活怎样变化,我都没离开过土豆。去年,我在鲁院食堂的餐桌上,如同思念情人般的痛苦地思念着土豆,我和同是东北的同学无数次的抱怨,食堂为什么不炒土豆片或土豆丝呀。

前不久,我吃到了一种叫“早大白”的土豆。长椭圆形“早大白”规律地长着大小不一的芽坑,黄色的瓢,无论是烩着吃、炒着吃、烤着吃都香面得如同豆沙一般。

我突然想起了父亲,若是他还活着,怎能错过好吃的“早大白”呢。



乌镇



点子大师

□李 蚌

离开鲁院一年整,安静读书,需要补的课太多,所以又免不了心浮气躁,把书翻得哗啦作响。看电影也是,视频尚在打广告,即另开窗口搜豆瓣,研究下剧情、点评和主要演员,如果没什么吸引我的就直接关掉。

在这个过程中突然想起一个人来:周昌义。某日,同学霍君说周老师要来,邀我到黎民泰宿舍叙一叙。我傻乎乎去了才搞清,周老师是黎哥10年前《妖绿》的责编,黎哥来京后打电话问好,对方得知霍君也来了,就主动说来看望他俩,随便聊聊。

我悄悄问霍君,“他发过你的稿子?”“没呢,退了。”看来上《当代》真困难。我以为老师们不大会记得退稿,周老师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人真好。

聊天从回顾编发《妖绿》开始,为这个离经叛道的中篇周老师一度承受了压力。话锋一转,指向黎民泰的后期弱点。究竟什么样的高水平才能入周老师的法眼呢?他问黎和霍最近写了什么,说来听听。

黎哥说的什么我不大记得了,反正他在搞长篇。霍君也说了,她说的是中短篇,有一个人变成了一只狗,依然是人的思维,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描述……我们

那天读到《羊儿吃草》的诗,我忽然想起放羊的哑巴。

吃吧,羊/我不用你的鼻子/也嗅到了青草的芳香/大地万物/也许只有青草为羊生长/它们应着羊咩咩的叫声/穿过严冬来到旷野上//吃吧,羊/天上没有盘旋的鹰/灌木丛里没有潜伏的狼/此时只有茵茵青草/这世界婴儿一样安详//吃吧,羊/青草的祖先/也喂过你的祖先/后来它们一同升入了天堂/……

也许是诗中的情感、诗的圣洁和高贵、诗的悲悯,诗里那“茵茵青草”触动了,让我的眼睛湿润,让我倏然想起我痴痴凝望过的河水、河滩里茂盛的青草和在河滩里放羊的哑巴。好长时间没见过哑巴了,我有些想他。

哑巴家和我家只隔一条胡同,每当细碎的羊蹄声从胡同里传来,我就禁不住跑出去,看他的手里悠然地握着一根羊鞭,旁若无人地跟在一群羊的后头,羊在他的前头溅起布幔一样的烟尘;有时候他会从喉咙里嘎出两声,吓唬几只不好好走路的小羊羔儿。他天天放羊的地方是村东的河滩,有一天我正在河滩里,起了大风,我看见羊慢跑着往一块儿聚,哑巴站到了羊群中间,默默地数着羊,坐下来接着最小的几只,那情形如一个父亲和他的孩子。

哑巴非常心疼他的羊,以致他的家人都不敢轻易地卖羊。但养殖的羊迟早要被卖出去的,这是乡村的一种副业。世界上所谓的公平和不公平让人无奈,说不清楚,我常常不敢想象那些圣洁的羊怎么会有这样的命数。哑巴当然知道这个道理,所以每次家里卖羊他会尽量地回避,如果那一天看见他独自地从胡同里出来,蔫蔫地蹲在一个墙角里吸烟,他们家一定是在卖羊。再出去放羊,他的脚步是迟疑的,几天都缓不过劲儿来。哑巴是识数的,尤其认得和他朝夕相伴的每一只羊,到底少了几只羊他心里清楚。

在乡村,一般的女子哑巴,最后都会找到一个归宿,而哑巴的男人,注定要独自走完自己的一生。一个每天和羊相伴的哑巴对羊的寄托会更多,无形中,羊已经成为了他的朋友、他的亲人、他的孩子、相依为命的伙伴。在村里,他和一群羊的感情是最深的,他和河滩是最亲近的,他也是最懂得河滩的草在季节中的品性。他无数次地坐在河滩上、望着河滩,凝望着流动的光阴;他的心情是复杂的、也是奔腾的,只是我们无法和他交流,他无法对我们说出他的内心。其实,一个哑巴的胸怀可能是更狂放的,因为他感受和压抑得太多,他用心记录了更多更丰富的东西,把一个世界都装在了心里。一个乡村的哑巴如果能写字,他会比一个作家写得更有情感,会有更多的领悟。尤其他要写羊河滩对羊的感情,羊对河滩的依恋、对河流的凝望,在草地上的自由,我们都不会是他的对手。

羊是温顺的、懂事的。它们不会调皮地跑进地里去糟蹋庄稼,也不会好奇地去啃一棵树的树皮,它们好像天生知道那是要保护的对象。所以哑巴即使坐在河边打盹儿不用担心他的羊会率自离开,他的盹儿打得很香;在梦里,注定会有他的羊,会梦见被别人牵走的那些羊,也会梦见即将转世再来和他相濡以沫的几只羊。醒过来,他会格外心疼地多看几眼快要生产的母羊,走过去、爱抚地捋捋它的毛发,去地里薅几把更肥的草送到它的嘴边。

我见过哑巴哭,他把头抵在一棵树上,眼红红的。那一天夜里他家的羊被偷走了几只,其中一只快生了的老母羊。他的痛苦让我们更恨偷了羊的贼,那几天哑巴骑了他家的三轮车疯了一样到处去找,随着赶集的人群去了几个庙会,把我们那片的村庄都找遍了。当然是不可能找到的,一连几天我们见他在一棵大树下无声地流泪,我不敢看他的目光,看着他那样心里真的不是滋味,我在诅咒那些偷羊的贼怎么能欺负一个哑巴,做贼不地道,偷了哑巴的羊让人更恨。

哑巴渐渐地老了,他大概有60来岁了吧。虽然他的身板、他的沧桑,还如我少年时代第一次见他那样。但岁月不饶人,对一个哑巴也是如此,他走路的姿势明显地有些迟钝,头发也白了很多。我在心里惟有祝愿的是他能健康地走下去,继续在河滩里放他的羊,他的身边永远有他喜欢的羊群。一个多少年如一日放了几十年羊的人,让人尊重也挺让人想念的。

也许羊就是他的全部,他所有的语言都对羊诉说了。我曾经观察他看羊的目光,远远的,他脉脉含情的目光全部凝聚在了羊的身上;那目光像一个慈祥的老人在看他的孩子、像一个善良的人在看他的兄弟、像一个仙人在看一群天使……他不动,静静地看羊,让看他的人不忍心打扰,祈愿他永远这样地看着羊。我情愿他这样看羊是一种内心的满足,不管他到底是以怎样的身份怎样的心情,那一份感情是千真万确的,不容亵渎。

去年秋天我回到村里,我去了河滩。那是一天的傍晚,我看见了哑巴,看见了哑巴的羊。哑巴老了,站在河边,我看见河滩的青草在黄昏的风里拂动,那些羊正往哑巴的身边聚集,哑巴无声的身影就是一种召唤。那样的场景让我感动,时光轮回,河滩、哑巴和羊还是多年前的情景,似乎没有改变。我蓦然觉得我亏欠少年的河滩,对家乡、河滩、河流有太多的惭愧,一个浪子其实远不如一个一直放羊的哑巴,尤其他对一条老河,对一群羊的执著。我站着,我想我应该和哑巴多一些交流,他会用目光、用神情、用脸上的皱纹、用粗糙的手、手中的草棒、耳边的风、呀呀的言语和我交谈。那天傍晚,我在远处站着,久久地看着哑巴和羊、黄昏的河滩、流淌的河水。后来,我写下了几行关于哑巴和羊的诗:

走吧,和你的伙伴,羊/河滩、河床、飞翔的鸟儿,河滩的草会天天等你/你凝望的河懂你的心思/做伴的羊懂你的心思/河对面的人懂你的心思/走吧,天黑了,快和你的羊一起回家。

写城管打人,你们用什么角度? 是否真切地认识到民众与城管之间频发冲突的根源与实质? ——城管其实代表着广大走向富裕的小康之家,中产阶级追求文明的愿望,为其守卫着清洁、规整的生活秩序,而这与底层民众之间构成了暂未调和矛盾。

一席话惊得人毛骨悚然。的确没想太多,无非在街上看了某场热闹,出于义愤填膺,打抱不平而宣泄于笔墨,尽管费了不少脑筋耍了不少花样,却难以达到期刊要求的深度。

央求他再多说些,不到一个小时,正好一起吃晚餐。一餐饭若能聆听名师的指点多么划算。周老师说不行,他身体不太好,一谈文学就激动,心脏受不了。家离得不远,趁下班路上拐个弯来看看我们。

想起周老师来,因为断续地看书、看片,惊觉自己就是在找点子。先翻简介,如果找不到这本书或电影的亮点则可能放弃。在文山影海之中,个人时间多么有限,只有新意才能把人牵引到剧情之中。回味学生时代总在咬着笔杆找段落大意、中心思想,回想在黎民泰宿舍里,我是多么不服气周老师仅凭三言两语下论断的派头。不是说文本不重要,肌理不重要,氛围不重要,而是它们都重要,大家都在努力,可立意却是决出高低胜负的关键一环。

看来真正的高人只是点你一下,还需要自己去摸索、体悟,因为这一年的阅读,让我回味起“点子”论。4个月的学校生活结束了,而导师的教诲却需要去掰开揉碎地理解。

去木心纪念馆

□吴文君

鲁院学友H问我去不去乌镇,我说去,想起2012年夏天,与另一鲁院学友去的那一次,为寻木心故居,一遍遍问,一遍遍无果,被问到的人不知木心,也指不出孙家的宅子。还算高兴,学友抱回一套8本的珍藏版,封面是木心先生坐在纽约中央公园长椅上的照片,不像63岁的人,皤皤白雪中庄重而洒脱。我则带回一本《爱默生家的恶客》。因缘是不可思议的,不久学友与我中断联系。

这一日是个明丽的晴天。10点多了,石板路上全是慢游的行人。H从南方来,背着吃喝拉撒半个月所需的大旅行包。在一批批大部队中,我们不得不跳跃着逆势而行。过了逢源双桥,过了余萝卜丝饼的作坊,过了宏源泰染坊,在一家卖羊肉面的小食店前,让过一个手端大碗准备穿街而过的男人,H眼尖,指着边上一扇开着的小木门说:“就是这儿!”

蓝黄的广告招贴在风中摇摆。铜牌上铸着象征成熟的麦穗,和没有标点区分的一串字符:乌镇、东栅、财神湾186号、晚晴小筑、木心故居纪念馆。没错,就是这儿。

征得同意我们在前台放下行李,一转身,看到木心先生儿时与父母合拍的大幅照片,照片右侧是他写于14岁的一首诗——天才的诗情总是显现得很早;左侧,是他移居美国后首次回乌镇,迎面碰到的一位街坊的话,“你回来了?你还记得这里……”

“噢,这句话让我难过。让我难过。”H说着走开了。再见到她,独自坐在门槛上,背对着我,太阳落在她背上。

我的痛点不在这儿,我没有远离故乡,我只是要来这儿。这是第一间屋子,四面雪白的墙,罗列着长长短短出自木心各个时期的话,各个时期的照片,没有装饰,也像雪地,不同于纽约中央公园的故乡的雪地。

一个洁白得庄重的地方。

让我难过的是这些:45岁,地毯厂审查;46岁,绣品厂隔离;46岁,本厂防空洞隔离;53岁,本厂劳改……

我的痛点在这儿,在目睹或听闻人性恶的大暴发。

这是我个性中悲剧的部分。

第二个屋子,也依然雪白,罗列着画与遗物。

照相机,油画刷,旧版达·芬奇版画。

此刻它们是这样的安静。礼帽,手杖,皮鞋。

就因为读了《哥伦比亚的倒影》,读了《温莎墓园日记》,读了《文学回忆录》,这三样遗物也为我所熟悉。仅凭这三样遗物,便证明得了我见过这个人,必须格外认真,不让自己放过上面所留的全部细节。我仔仔细细,要去记住手杖上的花纹,去记住帽顶微微凹陷的黑色呢帽,去记住有两条深深皱褶的皮鞋。采访过他的人曾说,即使在家里写作,他也要把鞋子擦得干干净净,然后穿上,然后,就是这么一丝不苟,身着正装,干干净净地坐下来写。

——“谁的花服谁,那人卜居的丘壑有那人的风神,犹如衣装备袭者的性情,旧的空鞋都有脚……”木心以为这重重叠叠的往事尘梦都积在人的内心,可是这三样遗物的的确确留有先生的精神,宏阔处极宏阔,收敛处极收敛。

第三间屋子最为富丽,这就是一个小型的文学博物馆呀,一书橱民国时期的藏书,还有木心本人已经出版的大部分著作。《文学回忆录》里出现过莎士比亚画像、陀斯妥耶夫斯基画像、伍尔夫夫人画像,尺寸比我以为的要小许多。

“最后一课”的影像刚好播完,要看必须再等半个小时,于是耐心看高仿的木心手迹,他写在纸上密密麻麻的字,也比我以为的要小许多(为什么我会把它们想成比实际的大),也当然还有墙上的诗句,某一句总能砰的一下很重地震动到我。

毕加索说,我们这些中年人,还是得梦想以热诚来惊动艺术。

半个小时到了,我得以目睹木心先生讲课,看他说,“倪云林,晚年潦倒,刚卖了房子,钱在桌上。来了个朋友,说穷,他把钱全部给那个朋友。”看他说,“以后我死了不要给我塑像,手都没地方放,这样放? 这样放? ……”比我想的风趣,有意思。我看得倒是愉快,是对世事的洞明,正如他说的,“人从悲哀里落落大方走出来,就是艺术家”。

先是站着看,后来坐到地下,地砖太凉,又起来站着。

通往起居室的门关着,找管理员,无论怎么说,都是不让进去,又说正在考虑,以后也许会开放。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。留个念想也好,可以再期待几年,只能这样想,因缘是不可思议的,说不定哪天忽然说来就来,说进去就进去——经他的书升到另外一层境界,脱掉旧壳,超出自己原来的见解,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候。

从第三间屋子穿过两个小天井,回到外面,回到游人当中。他以艺术教育了自己,走了,走之前把他受的教育经由他的著作他的学生天女散花一般散给自己。整天算计又想得什么又想得别人不会拾得这样的花。自我教育的路很长,很难,懂得拾花的人,也可能没有教育完自己就走了。不管怎样,他向世人指出了自我教育的途径,拾得花的人要感谢他,也要做好牺牲的准备。